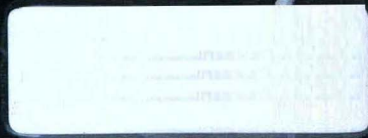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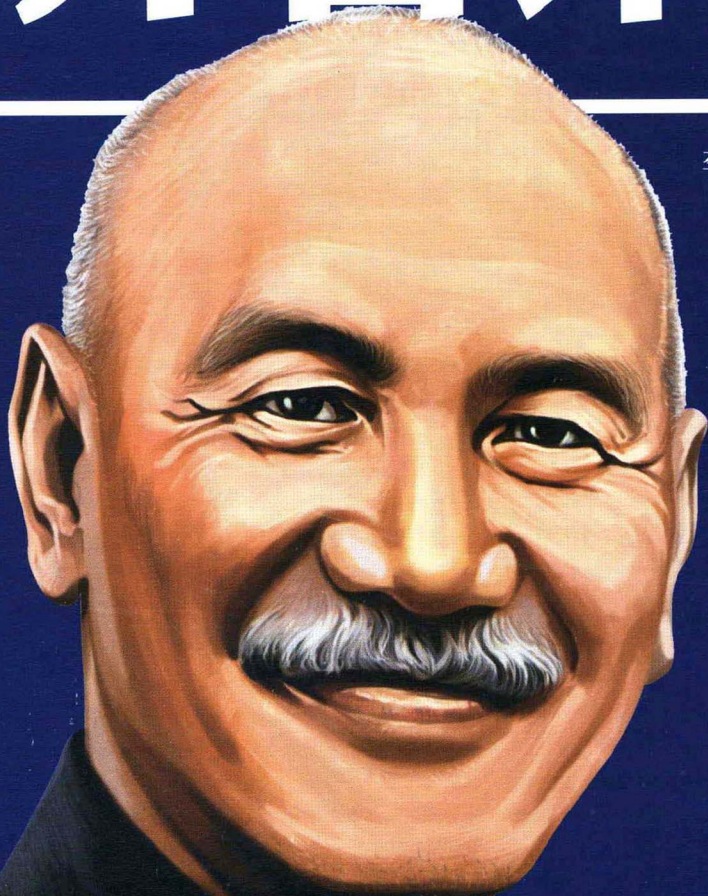


蒋介石评传

上

李敖 汪荣祖 著

李敖
五十年
唯一自选集
——
传记



李敖

李敖五十年
唯一自选集

吉林出版集团
时代文艺出版社

蒋介石评传

①

李敖 汪荣祖 著

吉林出版集团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李敖
五十年
唯一自选集
传记

李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蒋介石评传(上下册)/李敖,汪荣祖著. 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2012.11

ISBN 978-7-5387-4121-6

I. ①蒋… II. ①李…②汪… III. ①蒋介石(1887~1975) — 评传

IV. ①K827=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03368号

出品人 陈琛

责任编辑 魏洪超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,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
进行复制和转载,违者必究

蒋介石评传(上下册)

李敖 汪荣祖 著

出版发行/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/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/130011

总编办/0431-86012927 发行科/0431-86012939

网址/www.shidaichina.com

印刷/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/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字数/680千字 印张/42

版次/2012年11月第1版 印次/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/65.00元(上下册)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

李敖五十年
唯一自选集

《蒋介石评传》序

汪荣祖

李敖和我合写《蒋介石评传》，既属偶然，又有其必然性。

李敖早年第一部传记作品是《胡适研究》，原计划十册，只出了一册，不是写不下去，而是不愿意再把精力花在一个人的身上。我自己写完《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》一书稿后，也不想再写人物传记。两个人都不想，却又联手，同做冯妇，岂非偶然？

不过，偶然的背后有其必然，如箭在弦，不得不发。天下皆知李敖是蒋家在台湾极盛时期的“异己分子”，因而备受白色恐怖之害、牢狱之灾，自然恨蒋入骨。不过，李之恨蒋有异于蒋之恨共。蒋氏父子痛恨共产党，不仅自己忌讳不谈，而且查禁“匪书”，也不准别人看、别人想、别人谈，完全是避之若吉的态度。而李敖痛恨蒋介石则在牢底读穿《蒋总统言论全集》四十大本，密密眉批，标签犹在，出狱之后，更广事搜罗有关文献，不放过片言只语，像中国大陆出版的全国以及各省文史资料中有关蒋介石的篇章，网罗殆尽。完全是知己知彼、百战不殆的态度。

李敖以一人敌一党，全台湾没有第二个，其勇气已经可嘉，当然不能期盼他以文字打倒蒋政权。然而自然规律请走了蒋氏父子，终结了一个朝代。李敖在

剃刀边缘批蒋的时代也一去不返，胜利感之余，不无无须批蒋的遗憾；但是遗憾之余，却又发现无心插柳柳成荫。那无心之柳乃是为了批蒋而累积下来的大量研究成果。他的“知彼”功夫，早已使他成为研究蒋介石的“学术权威”，对蒋了解之深，已臻显微镜观察的程度，使蒋介石在李敖的研究里，骨肉袒露，毛发毕举。这种“成果”如果与“朝代”一起随风而逝，未免是学术上的损失。是我主动向李敖提出，何不把这些成果综合起来，写一部评传，亦可谓功不唐捐。李敖甚以为然，但是他于血战玄黄之后，颇有厌倦之感，更不愿独力任此“艰巨”，要我做他的“战友”。我既提议在先，岂能临阵逃却，多年酝酿后，我们终于1994年的3月里动笔，洋洋洒洒到同年9月已写下四十余万字的初稿。

我们合写得很顺利，在一个朝代结束以后，大有隔代修史的感受。当我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，由史料与证据来作裁判与论断。我们虽远隔大洋（李敖住在太平洋之滨，我住大西洋之滨），但由于现代电话、电传通信的便利，确实是天涯若比邻。1994年至1995年时序交替之际，我又飞回台北，在李敖的“金兰大厦”里，夜以继日地与之并肩工作，做最后的增补与定稿。我们从“故纸堆里”外出散步，呼吸不太新鲜的空气之时，午酌晚餐品尝确实鲜美的佳肴之际，曾分别扮演“魔鬼辩护师”的角色，为蒋试着辩护，但是成绩并不理想。我们只好实事求是，效南董之笔，直叙其事。蒋介石虽一再想以其权势抹杀历史，甚至想把黄埔学生称之为蒋师母的陈洁如，从历史中剔除，成为“无此人”（non-person），以及用“不立文字”“专立文字”种种手段，迷惑后人，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，任何人纵能篡改历史于一时，终难以得逞于久远，毕竟会有人“写如其人”的。

李敖公开宣称，这部评传由汪执笔，他自己只提供资料。这是向来不谦虚的李敖，对老友兼好友的谦虚。有心的读者不难在白纸黑字的字里行间，看到那来自白山黑水间的磅礴气势与深邃的内涵。所谓“执笔”，实系“顺稿”，因为我们两人文体有异。李敖说我“失之雅驯”，我说他“失之恣肆”，为了读者的利益，在二“失”之间，须求一“得”，如此而已。事实上，西方有声誉的出版社对于任何稿件，虽名家巨笔亦不例外，都须经过“定稿编辑”（copy editor）之一“顺”。李敖最忌别人改动他的文字，却主动要我“顺稿”，又见他对老友兼好友的特别“照顾”与“慷慨”了。

我们自知这部《蒋介石评传》必定有其瑕疵、有其缺点，更有挂一漏万之处，但我们自信，就历史求真而言，亦必定较所有已出版的蒋传，更上一层楼，有其特色。通俗地说，蒋介石的真面目从来没有这样全面地展示过。我们称之为“评传”，不仅对传主特具批评的眼光，而且意在力求史料的完备、考证的详尽、解释的圆融以及叙事的明晰。全书共分十二章，以时间为序，每章分若干节，以专题为主。我们愿将此书献给下一世纪的中华儿女，于世代交替之后，仍能悉其人、知其事。蒋介石曾在金门太武山巨石上刻有“毋忘在莒”四个大字，其实他刻石之时，人仍在莒，不知如何忘法？今兹书出，恰逢蒋介石成“鬼”二十年，宁波话“鬼”与“莒”同音；此书之出，无乃有毋忘此“莒”之效欤！

1995年1月20日清晨写于弗州柏堡

《蒋介石评传》序

李 敖

1975年4月6日的清早，我在蒋介石的黑狱里朝高窗外望，看到禁子牢头——所谓“班长”们——臂戴黑纱，我心里纳闷：“不知哪个外国元首死了？”那时候我已近五年不准看报，消息闭塞，对外面发生的事，所知有限。偶然听到点新闻，也只能瞎猜，不得其详。两三个小时后，牢门打开，“放风”十分钟，我问秦姓班长，你们戴黑纱干什么呀？他面露悲戚，偷偷告诉我：“老总统死了。”我闻之窃喜，回到独居房后，即唱暗号歌告诉难友刘辰旦：“老王八蛋死了！”

我生在1935年，今年六十岁。六十年间的一半岁月，都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，而这一半岁月，又正是人生中的大好岁月。不幸的是，我却被蒋介石拦住，只能落荒而走，难以大道之行。四十岁生日前夜，我在牢房里，躺在蜈蚣与白蚁出没的地板上，构思我的小说——《北京法源寺》，就想到小说中的主角康有为，正该影射我自己；而另一主角西太后，正该影射蒋介石。《北京法源寺》后来分别在台北、北京出版，其中李十力对康有为的一段话，正是借古讽今的样板：

人们谈西太后的罪恶和她这个集团的罪恶，都犯了一个毛病，就是只谈他

们当政后他们自己做的，而不谈他们当政后自己做不出来却拦住别人不许别人做的。……因他们拦路所造成中国的损失，我觉得反倒更值得研究。这就是说，不必从正面来看，而该从反面来看；无须从已成的来看，不妨从假设的来看。这样一看，人们会惊讶地发现，根本的问题已经不在他们为中国做了多少，而在他们拦住别人，拦别人路，不许别人做的有多少。

西太后的集团的另一个罪恶，是他们除了耽误中国现代化的时间以外，又拆下了大烂污，使别人在他们当政时和当政后，要费很多很多的血汗与时间去清场、去补救、去翻做、去追认、去洗刷、去清扫、去还债、去平反冤假错。这就是说，他们祸国的现遗症和后遗症非常严重，说粗俗点，就是你要替他们做过的“擦屁股”。他们做拦路虎于先，又到处拉大便于后。……你正好为这一局面做了证人。

这也许是宿命，你命中有这么毒辣的敌人挡住你，她专制、她毒辣、她手段高、她有小集团拥护、她运气一好再好、她长寿、她……一辈子罩住你。……你的整个青春都用来同她斗法，但你一直不能得手。好容易，熬了多少年后，她死了，但你青春已去，你老了。……

西太后统治中国四十七年，蒋介石和她一样，也统治中国四十七年（最后二十六年在台湾）。他们的祸国殃民，既长且久，但就深度广度而言，蒋介石实凌驾西太后。蒋介石活了八十九岁，寿比乾隆皇帝，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独裁者。他躬逢现代新旧交替之盛，集旧式帮会实务和新式科技统治于一身，为患中国，也就更烈。对这样一个人，理应有像样的专题研究，以至一部好的传记来写他坏的一生。糟糕的是，在他的生前死后，我们都看不到有这样的传记出现。原因在对蒋介石的看法，长久以来，已陷二分，不入于杨，则入于墨，捧之者誉为“民族救星”，并不实史料以褒之；骂之者斥为“窃国大盗”，并想当然耳史料以贬之。蒋介石固然十足“窃国大盗”，但不断以想当然耳史料来对付他，却是违反求真法则与证据法则的。从六十年前左派言论对他的丑诋造谣，到六天前台湾报刊说他二二八时下过“格杀勿论”的手令，都犯了想当然耳的毛病。这样子骂蒋介石，其实骂不到要害。

一年半前，蒋介石的孙子章孝慈，礼贤下士、亲来我家，请我去东吴大学教

书，并隐约表示我是蒋家统治时代的受难者、被害人。我听了，对他直说你还是受难者、你也是被害人，甚至比我还有更严重的部分——至少我的母亲还健在，而你的母亲却死得不明不白。我虽然受难、被害，但我手写我口，我还说得出来；但你不能“干父之蛊”，一切就只好“为亲者讳”了。章孝慈坦白表示：他一直对记者否认他是蒋家后代，直到他哥哥章孝严先承认了，他才只好承认。这种有苦说不出，岂不是受难之首、被害之尤吗？

我虽然又受难又被害，但我会“自力报复”，报复的方法就是专题研究我的敌人，并且一波又一波地写出真相。十年来，我写了《蒋介石研究》《蒋介石研究续集》《蒋介石研究三集》《蒋介石研究四集》《蒋介石研究五集》《蒋介石研究六集》六本专题研究的书，编了《拆穿蒋介石》《清算蒋介石》《蒋介石张学良秘闻》《侍卫官谈蒋介石》四本专题研究的书，又策划出版了几十种批蒋的书。历来研究蒋介石的人和中外学者，在这一专题上的成绩，自然无出李敖之右者。不过，美中不足的是，尽管在专题研究上如此辉煌，但在一部好的传记来写他坏的一生上，我却始终未能着手，思念起来，不无遗憾。

这一遗憾，终于由好友汪荣祖的倡议、合作，最后得以解决。

汪荣祖比我小五岁，在台大历史系比我晚两班。我在台大毕业后做预备军官一年半，退伍考研究所，与荣祖的太太陆善仪同班。他们后来都去了美国。他们同班四年，止于同学，没有料到在域外缔为佳偶，三十年来恩爱不衰，在学业上更是相得益彰。荣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得博士，现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（柏堡）做资深教授，曾任师大历史研究所客座教授、美中学术交流会访问学者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研究员、上海复旦大学访问教授等职。他在文史领域内博学驰骋、著作宽广，《史家陈寅恪传》、《史传通说》、《康章合论》、《章太炎研究》、《晚清变法思想论丛》、《走向世界的挫折：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》、*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: 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*、《学林漫步》等著作，都是他学贯中西古今的文证。五年前，我在汪荣祖《章太炎研究》序里说：“台大历史系老同学汪荣祖是我最佩服的历史学者。在我眼中，成为历史学者除了历史在行外，还得有伟大的正义感。环顾中国，两者兼具的，荣祖要列前茅。”正因为荣祖有这些高迈的品质，当他提议与我合写一部《蒋介石评传》，我就欣然追随。由于我希望在蒋介石死掉二十周年之日出版，借以雷

霆万钧之势做盖棺后的定论，因此写作时间，不过一年。而这一年之间，荣祖课余之暇，搁下其他研究工作，全力以赴，本来约好从旁襄助的我，却闪在一旁，看似偷懒，私下的理由也有一二：理由之一是我要荣祖放手去人尽其才，把他推到第一线，榨取出他私下研究蒋介石的全部家当，他多年前曾有写作*THE GEMO UNMASKED: Chiang Kaishek, 1887—1975*一稿的计划，对蒋介石的论定，原亦有成竹在胸；理由之二是本书正文由荣祖执笔，我的主力工作是配图、配史料，但一年下来，正文已近五十万字，已满预定字数，我的配史料工作，决定另成《蒋介石评传补注、引用与主要参考书目及索引》一册，将来并于书后，以期完整。所以，可以这么说：本书论定蒋介石虽已“围标”功成、“钻勘”备至，但在配史料方面，尤其在配新出史料方面，自有待与日俱新。我曾跟荣祖说：“我们的评传出来，完全可做到每一事件都论定出结论的境界，纵使新史料出来，也只能更印证我们结论的正确，而不能推翻我们的结论。”荣祖和我能达到这种境界，也正显示了两人的功力所在。

本书的完成，陆善仪始终其事，功成不居；张锦郎、刘显叔寻访秘本，嘉惠良多；吕佳真独任编校，躬亲细务，荣祖和我特别感谢他们。

最后要特别声明的是，以李敖对蒋介石的憎恨，立论是否客观，或启人疑窦。我的答复是我在《蒋介石研究》自序中的一段话：

虽然在情绪上，我对蒋介石深恶痛绝——我是伍子胥；但在行文上，我却有历史家的谨严，全凭证据来“诛奸谀于既死，发潜德之幽光”——我是沙尔非米尼（Gaetano Salvemini）。沙尔非米尼是意大利历史家，他因反对大独裁者墨索里尼（Benito Mussolini）的法西斯政权入狱，但他日后下笔写墨索里尼，却凭证据来说话，教人心服口服。

正因为我有这种情理分明的自信，我才敢与荣祖联手，写这样一部学术著作；正因为我有这种深恶痛绝，我才愿在垂老之年仍不放过蒋介石，写这样一部复仇之作。我在《北京法源寺》里写李十力对康有为说：

你的不幸，是你一生都跟这死老太婆密不可分。你同她好像是一块硬币，两

人各占一面。……

你们被命运硬铸在一起，这就是说，尽管你们相反，有荣有枯，但你们属于同一个时代，也象征同一个时代、也构成同一个时代。如今她那一面没有了，你这一面，代表的只是断代，不是延续；只是结束，不是开始。

对我说来，这本书的完成，象征的，的确是个全面的结束——我终于结束了蒋介石，同时也结束了我一生中最快意恩仇的一页——他死了，但我青春已去，我老了。

1995年3月12日，在中国台湾

目 录

蒋介石评传 (上)

第一章 发迹以前

-
- 第一节 溪口盐铺之子 /001
 - 第二节 与日本士官无缘 /008
 - 第三节 革命神话举例 /012
 - 第四节 大哥陈其美 /015
 - 第五节 枪杀陶同志 /018
 - 第六节 反袁掠人之美 /023
 - 第七节 拜老头子炒股票 /027
 - 第八节 爱上陈洁如 /034

第二章 粤海波澜多

-
- 第一节 向孙中山讨价还价 /038
 - 第二节 原定黄埔校长不是他 /058
 - 第三节 用暴力铲除广东的反对势力 /067
 - 第四节 中山舰浪里乾坤 /074

第三章 枪杆子出政权

- 第一节 绑鸭子上架的北伐 /085
- 第二节 抗命中央 /089
- 第三节 喊着革命反革命 /096
- 第四节 下野为晋身之本 /103

第四章 内斗内行

- 第一节 蒋宋政治婚姻 /110
- 第二节 有名无实的统一 /117
- 第三节 比旧军阀更黷武 /123
- 第四节 中原大战谁之过 /130

第五章 金陵梦魇

- 第一节 大搞特务 /142
- 第二节 也是五省联军总司令 /149
- 第三节 蒋介石与一·二八 /154
- 第四节 胡汉民讨蒋抗日 /168
- 第五节 黄金十年云乎哉 /174
- 第六节 星星之火逐渐燎原 /181

第六章 被迫抗战

- 第一节 为何迟迟不抗日 /192
- 第二节 被张学良逼上梁山 /202
- 第三节 如何领导抗战 /226
- 第四节 失掉最好的半壁江山 /242

第七章 蜀中无大将

- 第一节 蒋汪双簧之谜 /256
- 第二节 国共阋墙之故 /275
- 第三节 蒋美关系之奇 /283
- 第四节 夫人魅力之大 /294
- 第五节 毁灭种子之根 /308

第八章 还都前后

- 第一节 吃掉龙云 /314
- 第二节 判冈村宁次无罪 /318
- 第三节 谁废除不平等条约 /329
- 第四节 出卖外蒙古 /338
- 第五节 国共和谈因何破裂 /350

第一章 发迹以前

第一节 溪口盐铺之子

蒋介石飞黄腾达之后，日理万机，仍不能忘怀传统宗法意识，对寻根认祖、兴趣极浓，以至于一再修谱，甚至于1948年，国共内战已打得不可开交、蒋政权已摇摇欲坠时，仍要循例大修特修，聘吴敬恒为修谱总裁，陈布雷为总编纂。此次修谱在宁波找到一个祖宗头，并一直追到公元前12世纪的周公。毛思诚主编、陈布雷校订的《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》，便说明蒋介石“其先出自周公第三子伯龄”。蒋介石颇感高兴，然而如此家谱，不过是后人的“创造”，何异李唐自比陇西望族，以及章炳麟为杜月笙写《高桥杜氏祠堂记》上比望族？其实英雄不怕出身低，蒋介石的列祖列宗里，哪里出过像蒋介石那样天字第一号人物？又何必要从祖宗里去找光显呢？

比较相干的，可从蒋介石的祖父蒋斯千说起。蒋斯千字玉表，生于清嘉庆十九年（1814），到中年时，太平天国起事金田，攻占南京，江浙一带兵荒马乱，蒋斯千勉强苟活，直到晚年才能在浙江奉化溪口镇（亦名锦溪村）上开了一家玉泰盐店，以酿酒卖盐为业，生意不错，营业因而扩大，兼售大米、菜饼、石灰等货色，奠定了家业。

这份家业由蒋斯千的次子蒋肇聪继承。蒋肇聪字肃庵，生于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，此人更能经商，玉泰盐店的规模因而益大，于溪口镇上占有三间店面，并设有作坊，雇用经理、账房、伙计、学徒以及临时性长工多人，资本不下两三千银圆。经商得意使蒋肇聪赢得“埠头黄鳝”的绰号，意谓其人灵活，旁人占不到他的便宜，俨然是乡里名人。他人既外向，喜欢管闲事，乡人也喜欢他管闲事，无疑是当地一个活跃分子。他的元配徐氏，光绪八年（1882）去世，继配孙氏，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去世。三娶王氏，名采玉，就是蒋介石的妈妈。蒋妈妈的父亲王有则（1820—1882）于蒋介石出生前五年就已亡故，但后来却把他形容成同情太平天国的革命先驱，并说蒋介石的“爱国主义”是继承他外祖父的（见熊式一英文蒋传，第15页），未免挂钩得离奇。外祖母姚氏倒是至蒋介石十八岁时才去世，与寡母相依为命。

蒋介石一生中一再颂扬他的妈妈，却很少提到他的爸爸，因他爸爸于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逝世时，他仅九虚岁，完全由母亲扶养成人。蒋母固然是蒋父的第三任妻子，蒋父也是蒋母的第二任丈夫。原来她先嫁溪口曹家田村俞姓为妻，但丈夫不到三十六岁就死了，遂返嵊县葛溪乡娘家，一度曾至乡里尼庵守寡，因堂兄王贤棣在玉泰盐铺当账房，乃介绍给蒋肇聪做填房。后来，蒋介石请人写了一篇墓志铭，称赞印象不深刻的父亲。

王采玉再嫁时只有二十二岁，翌年（1887）10月31日就生下蒋介石，族名蒋周泰，小名瑞元。后来又生了两个妹妹瑞莲与瑞菊，瑞菊不到几个月就夭折，大妹生于1890年，嫁给后竺村的竺芝珊为妻。另有一弟弟名周传，小名瑞青，生在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，死在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，只活了四岁。

蒋周传死的时候，蒋介石只十一岁，从《亡弟瑞青哀状》可知，他妈妈死了小儿子的時候，比死了丈夫更痛苦，痛苦之余，做了两件事：一是硬破“吾家族规”要蒋介石把儿子蒋经国过继做蒋周传的后人；一是“为配王氏女合葬之，且为之立嗣”。这两件大手笔，都是违反正统中国文化的。

所谓“为配王氏女合葬之，且为之立嗣”，就是找到一位王家的早天女儿，给蒋周传“冥婚”，“冥婚”之后，死人蒋周传就有了被继承的资格，就可以立蒋经国为后，蒋周传这一支就不绝后了。

“冥婚”是中国文化，但却不是正統的。例如曹操的小儿子曹冲死了，因为